

# 要更多地关注专、尖、精 的工程咨询单位发展

——专访北京华信依耀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王书堂

记者：我们就以聊天的方式，然后有一个小纲领。您是不是先自我介绍一下？

王书堂：好的。我是 78 届的大学生，82 年毕业于北京建工学院，75 届高中上了三年班又考的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市医药总公司，它是过去国营管理体制下的一个单位。计划经济时代医药行业也实行归口管理，当时北京约有十个西药（生物）制药厂，另有约七个中药厂。我到公司以后就被分派到设备、基建、工程部门。那时候建设项目是国家拨款（计委拨钱）。我就一直搞技改技措、大修、更新，和现在的名词不太一样。到 90 年代初，由于所谓第二次改革大潮的出现，医药口放开了。社会资本都可以做制药厂了，不是国家独揽了。于是医药总公司成立了一个叫制药装备公司（任法人代表），就做制药装备、工程方面的服务性的工作。现在北京多数药厂为民办企业。我们现在的公司是 2002 年改成股份制，现在民营了，国有股全部退出。2004 年全行业实行 GMP 验收，GMP 就是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当时北京有很多厂子，因为都觉得制药行业利润比较高，而且有一定的档次，好多资本投入这个行业，到目前通过验收的约有四百家左右。我们这个公司新名称是 2008 年确定的，华信依耀工程咨询公司（任法人代表），是个新企业。这个企业主要想在工程咨询工作方面投入更

大的力量。近三十年来我大约参与了 150 个医药工程项目。

记者：您这个单位这么说是从国营的改制过来的？

王书堂：是的，我们是国有企业的那个底子，实际上当时只有十几万资产，到现今发展到二百来万资产。主要是人的智力资源比较多。后来转制过来，愿意参与的人出点钱，转换过来了。从行政上归口医药行业协会领导，经济上已经独立运作了，协会只是把业务工作、行政法规、统计报表等给我们做些传达和指导。

记者：那么现在北京的医药类企业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王书堂：现在多数都是社会资本，民营。当时医药总公司有一些工程服务单位一般的都放开了，小的、非主业的都放开了。较大的以前是北京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制药厂，中药一到五厂等，后来不让排号了，就改成双鹤、万辉、紫竹，冠一个称呼。改革大的主要做制药的，做成大集团，主要就是现在的北药集团和同仁堂集团。

记者：我采访过一些咨询单位的人，比如北京水科所，他们是从原来水利研究院分出来的，没有拿来资质，于是他们就得从零开始做。你们的资质怎么解决呢？

王书堂：也得从零开始做，以前不大重视资质。九十年代才逐步有这方面要求，我们这个行业专业性比较强，为什么这么说呢？GMP 规范里做了一些规定，看上去和工程咨询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有关系。做一个项目，原来是从 GMP 规范角度去考虑，后来才逐步从工程（项目）管理方面去考虑。有些人认为工程咨询和 GMP 规范不是一个概念。但就是这种观念害了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行业越来越不适应

时下大发展的现状，必须要从咨询、造价、管理、监理多方面考虑。没有这种眼光就是一个大缺陷。总体来看，现在医药行业整个专业的工程咨询公司几乎没有，前期都是设计院来做，他们的资质比较全，但后期没有人做。医药类的工程项目的造价、监理、管理等专业工作，很多有资质的单位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前期这一块有一定能力的设计院在做，但实践能力也偏差。所以我们在没有资质的情况下，就以提供二次服务作为一种方式参与进来，比如有些建筑结构设计单位，在工艺专业上我们给它补充二次设计。因为它做不好，我们就帮它做。当然也和有资质单位合作过，说白了就是靠一下，比如说我们完成了让他们审一下。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准备去掉这些不合规定的东西也有一个困难，就是真正有经验的、又懂咨询，又在医药行业做了若干年的人招聘不到，带头人更稀缺，有业绩的单位也找不到。我们招聘了很多次，包括请熟人帮助介绍都找不到。所以资质申报也托了两年了。

原因是原来医药没有单列，叫做化工，工程咨询序列是这么划分的。后来变成化工（含医药），建委序列也是化工（含医药）。这有历史原因，原来理解医药就是一个化学反应，其实内行明白只有西药的原料和化工有关系，中药提取也沾一点化工，不是纯化工。而关键的制剂工程，输液呀，肌肉、血液注射呀，口服，肠胃给药等等，这些在国内占比很大的部分和化工基本没有关系。所以这些工作就没人去做了。举个例子，几乎没有一个监理公司监理到工程最后部分（净化工程、工艺设备管道），比如一个制剂厂子，发改委批这个项目，它

一半以上都是工艺部分，包括净化装修、净化通风、工艺设备管道，这块没有人监管，没有这个专业。注册监理师、注册建造师中有医药背景的人非常难找。

记者：那您觉得这个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

王书堂：我觉得工程咨询行业最急迫的问题是业主方核心工艺部分找不到专业企业，监理公司做不了，于是就变成自己监理，都是这种结果。我们也有体会，我们可能做一部分核心内容，甲方自己做一部分，真正有资质单位做不了。

我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医药行业和工程咨询行业结合得不好，是脱节的。首先一点没有专业人才队伍，有行业背景的好的又有咨询资质的人还没培养起来。

记者：那么现在医药行业的现状和机遇又是怎样的呢？

王书堂：第一、先说大环境，现在医药行业大约有 1 万亿的 GDP，其实要按国家管理来看，包括食品、保健品、化妆品都归到食品药品监管局管理，都和这个专业有关，加上这些国内有关的行业大约有七八万亿的 GDP。咱们国家抓得紧的就是医药，但在在美国化妆品都按药品管理，中国还没有，但也正在过渡，现在保健品已经进来了，也得按 GMP 规范管理。这就是医药工业的现状。

现在咱们不管其他经济类别，最近我们这个行业正以每年 20%—30% 的速度增长。包括产值和利润率。

我要说的是接下来要推行全民医保，过去农村没有这个条件，医

疗保健比较差，经济条件不允许，顺口溜叫“小病扛着、大病等死”。推进全民医保这将对刺激行业发展起到很大作用，国家富了，这也是一种必然。

再有就是国际化，过去国际贸易都以低端行业为主。现在很多民营资本打入高端行业，若干企业按照欧美的标准来做，为的是拿到国际市场通行证。就是所谓外向型了，这是做国际贸易的一个趋势。对工程服务来说这些就是一个大机遇了。

今年新版的 GMP 要公布执行，于是又会有一些企业达不到标准，又要进行工程改造。这也是大好形势，依我看来我们这个行业必然要完善与发展。

第二、医药类工程咨询业的现状。一个就是专业设置不清，没有把医药单列，比较含混，这对管理发展都不利，应该明确一下。

第三、人才太少，两个概念：第一从教育体制上，1998 年才设立医药工程专业，1999 年才招生，2002 年、2003 年才有毕业生，现在还谈不上经验。当然也有别的专业过来的，现在是两个途径，就是系统培养和科班出身相结合。

第四、现在全国有 100 多个学校有这个专业，但专业仍然在健全中，据我了解这个专业真正涉及工程咨询、管理专业的课程才有 10 几个学时，讲得太笼统，效果不好。

第五、标准体系建设也有待加强。做工程的依据就是标准、规范。但标准体系迟迟没有建立。GMP 规范 1980 年代引进中国，1988 年出了一个草案。1998 年出了第一稿，2010 年出新版。工程建设标准体

系 2008 年制定，2009 年才颁布，虽然建立颁布了，仍然 85%左右的标准正在制定或还处在待编状态，这是一个难处。

第六、医药行业的专业性的咨询服务企业太少。咨询、造价、监理、管理专业性的太少了，本身有这一专业资质的单位就不多，搞医药的就更少了，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第七、过去做药要前置审批，后来国家减少行政干预，能放开就放开，基本就取消了前置审批。那么就出现一个问题，好多企业就更不好找这些工程咨询人员了，那么也就更需要中介来进行服务了，如果做得不慎，通不过验收，往往造成刚建完厂子没准就得改。于是有些企业就想了一个办法，找设计院设计完了找专业人士（行业专家）先给审一下，看一下行不行。就是因为这些单位做前期做得好一点。

记者：您还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王书堂：首先是倡议尽快完善医药工程建设标准体系，因为没有标准不行，很多都是待编，很多监理无从下手，没有标准无法判断人家符不符合标准。

记者：这些应该谁来编？

王书堂：现在委托上海医药工程设计院了，我们也想申请参与一些编制工作。

同时我们也在行业内发表一些文章，引起一些重视。有人说，这个世纪是生物医药的世纪，这是一个科技含量大的和社会前景广阔的行业，这个是（拿出杂志）去年第五期《医药工程设计》权威杂志发表的我的呼吁文章。写了我的一些想法。

记者：是得说一说，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不行。

王书堂：再有，现在 we 和国家药监局培训中心合作编一些补充教材，关于医药工程项目、服务类的教材，它给了一个纲，我们正在写初稿，也是为了人才培养做一些贡献。

第四，建议在系统内组织一些交流，也包括制药行业，宣传一下工程咨询的重要性，很多用户也有一些这样的想法，当然这比较适合由我们医药行业协会出面。

就工程咨询协会而言，能不能有些措施扶植一下我们这些专业性比较强的单位。资质问题是一方面，出一些什么办法，比较专、尖、精的行业有什么措施扶植一些也很重要。

人家都知道我们比较专，就先来找我们，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内行，宁可不找有资质却不懂的单位。我们为天津爱米特写东西，等于活儿是我干的，戳子是人家盖的。可否组织一些体系或机构，要有一个合理的形式。当然法规性的文件不能轻易改动，但能不能给一些特殊政策。有了政策我们的工作开展就会更顺利。

记者：原来我在一家医药杂志干过一段时间，您提的 GMP 我还有点体会，当初我们还搞过一个专题。中国 GMP 推行前制药的现状是很令人担忧的。感觉医药行业水很深，什么问题都有，乱象横生，急需解决。

王书堂：是的，这些年这个行业发展很快，不这样就没法生存。我还有个意见，协会的专家库中医药专业的太少了，这么少的专家你说来一个医药项目你们怎么评，我希望专家库尽快完善。我衷心希望

协会把专家库建好。

记者：您谈谈业绩，不能全是意见呀。

王书堂：北京医药生物产业是地区的支柱产业之一了，希望协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说说业绩，举两个例子，有点儿档次的。北京赛科虽然已经通过了美国标准的质量验收，但还有一些单位在改造，比如万辉双鹤是 2008 年改造的。现在美国人、欧洲人正在组织国际验收工程，过去我们公司参与了它的工艺部分，包括施工、调试、咨询、竣工图纸，基本都参与了。一共有三个单位参与，我们偏重工艺方面，这些都是北药集团比较有名的工程。再有是天津爱米特我们给的可研。它的工作室是中意合资的，就是有些药品从意大利拿过来的，品种比较先进吧。再有一个公司是做透皮制剂的（现在国际上先进剂型），过去我们管这些东西叫膏药（但有本质区别）。比如降血压，他就通过皮肤毛细血管分布控制释放，这样可以避免口服频率比较高，容易出现忘记服用的问题，还能避免肠胃刺激。这是河南发改委立的项，我们也是做工程咨询的前期。

记者：请您做一个展望，医药行业和工程咨询结合起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前景？

王书堂：我认为这绝对是一个朝阳产业。最后科学攻不破的就剩了生命了，但是也要往那方面努力，前景广阔。

UAXIN Y